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九六二一**次会议

2024年4月30日星期二下午4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弗雷泽夫人	(马耳他)
成员：	阿尔及利亚	库德里先生
	中国	耿爽先生
	厄瓜多尔	德拉加斯卡先生
	法国	雅罗-达尔诺夫人
	圭亚那	佩尔绍德女士
	日本	志野夫人
	莫桑比克	费尔南德斯先生
	大韩民国	金相禎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塞拉利昂	乔治先生
	斯洛文尼亚	日博加尔先生
	瑞士	贝里斯韦尔夫人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克斯利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伍德先生

议程项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928)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下午4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和平行动部主管欧洲、中亚和美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先生、热莉卡·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延恰先生发言。

延恰先生（以英语发言）：去年7月，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也应邀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事态发展。自那时以来，我们既看到了积极事态发展，也看到了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

我们注意到，根据欧洲联盟委员会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关键立法和司法改革方面所取得进展的评估，欧洲理事会今年3月决定启动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入盟谈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治领导人之间存在共识，即融入欧洲是确保该国未来稳定与繁荣的最佳途径。尽管挑战持续不断，但欧洲一体化已成为欧洲大陆弥合分歧、塑造稳定和繁荣未来的独特机会。

基于对稳定与和平未来的一致承诺，2022年底，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长会议通过建设和平基金寻求联合国的支持，以促进加强社会凝聚力、尊重多样性以及理解和信任，特别是在不同族群的青年男女之间。建设和平基金支持的各项倡议得到了秘书长的积极回应，并已在各级当局和全国各地各族群的密切

合作下开始实施。这些项目的重点是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和青年、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社区对话。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我们目睹了与这些积极事态发展背道而驰的行动和言论。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在过去几年中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更广泛地区进行了正式访问，注意到人们对一再威胁分离主义、煽动仇恨言论、否认灭绝种族罪以及美化被地方和国际法院定罪的战争罪犯表示关切。她最近就这些趋势的危险及其对该国和平与和解的长期影响发表了声明。她强调必须处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包括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只有通过寻求真相和追究责任来促进对过去的了解，通过解决这种暴力的根源和对社会的持续影响，才能实现可持续和平。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国际法院已确定，1995年7月在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围地区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穆斯林犯下了种族灭绝行为。秘书长一直呼吁该地区内外的所有人反对仇恨言论、分裂言论以及散布不信任和恐惧的说法。他说——我引述——：“所有族群、所有领导人和所有组织——包括媒体——都必须作出这一承诺”。几十年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许多人为促进该国的信任与和解做了出色的工作。当然，帮助整个社会建设性地处理过去的问题，对所有受害者和幸存者表示尊重，并努力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公民促进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未来，主要是各级当局和机构的责任。

我要回顾，联合国既不是《代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的签署国，也不是和平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联合国致力于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走上和解、建设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延恰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发言。

茨维娅诺维奇女士 (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请允许我感谢你给我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并介绍我对我国局势的看法和见解。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作为三方集体国家元首行事。我是塞族共和国的主席团当选成员，塞族共和国是组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实体之一。我只想提醒安理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的另外两名成员是从该国的另一个实体，即所谓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选举产生的，这清楚表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级共同机构的选举方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是一个单一的选举单位。这也表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附件4所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建立一个由两个高度自治实体和三个组成民族组成的制度，并建立重要的权力分享机制，以确保保护各个组成民族不受任何一个其他民族的支配，确保他们都能够平等地参与治理国家。正是这一平等原则一直是我国和平与稳定的主要依靠，而不是那些想要为这种国际干预主义和殖民行为辩护的人常常错误地、不明智地声称的压制、说教和国际干涉。

在此，我谨着重谈及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带来负担并阻碍其进步的一些关键问题。但我想首先谈一谈塞族共和国及其各机构的立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内外的许多人经常错误地、相当不公平地提及这些立场。

塞族共和国从未违反《代顿协定》或国际法。恰恰相反，它主张严格遵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因为该宪法是协定的一部分——它将大部分权限留给两个实体，并为三个组成民族中的每一个提供了保护其权利的保障机制。此外，尊重国际法意味着高级代表必须根据《协定》附件10规定的程序任命，并必须在规定的授权范围内行事。

塞族共和国从来没有违反过法治。相反，它主张尊重我国《宪法》及其规定的程序，反对滥用或规避我国的机构和宪法规则。目前关于设立斯雷布雷尼察

事件纪念日的决议草案就是此类规避行为的一个例子，该决议草案未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相关主管机构事先协商或核准，就被提交大会供通过。

塞族共和国并未损害民主。恰恰相反，它坚信，只有我们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才有权颁布法律，这些法律不能也不得由非选举产生的外国个人强加。

塞族共和国一贯致力于和平与稳定，希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为一个真正民主且享有主权的国家，能够促进内部对话，以寻找能够满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人需要、基于宪法的平衡解决办法。不幸的是，我们近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危及我国《宪法》，而且还危及我国乃至整个西巴尔干的安全与稳定。那些顽固维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准保护国地位的人正在直接助长这些威胁，因为在那里，法治和民主治理受到规避，专制的殖民式外国干预阻碍我们各族人民之间的和解。

目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和平与稳定面临若干重大挑战，其中大多数都是由外国和国内政治行为体制造和发起的，因为它们企图篡改《代顿协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国际法。和平与稳定面临的这些威胁可分为以下几类：插手国内政治或政治和民主进程；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不尊重法治和违反国际法；以及干涉选举和剥夺选民的选举权。

让我简要地谈谈这些挑战和威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每一个争端的核心都是对联合国国家性质存在不同看法这一根本问题。根据《代顿协定》，并从历史上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只有通过协商一致的决策才能运转。这种决策避免了三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被另外两个的代表在投票中击败的情形。不幸的是，虽然塞族人和克族人及其经选举产生的代表一直努力遵守当年起草并签署的《代顿协定》，但波族人及其经选举产生的代表却倾向于建立一个更单一、更集权的国家，波斯尼亚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集权化的政治目标往往得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外国行为体的支持和推动。

高级代表多年来发布了一项又一项非法法令, 并进行胁迫, 大大改变了根据《代顿协定》建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宪法结构。实际上, 高级代表的行动干涉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组成民族和实体经选举产生的合法代表的内部民主进程和辩论。高级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波族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愿望, 违反了《代顿协定》中有关各组成民族平等并均受到保护的基本规定, 从而破坏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内部的和平与安全。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多项国际条约和法律, 每个主权国家和所有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的内部事务不受外国干涉。不幸的是,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某些外国外交官与形象介于殖民地总督和典型的暴君之间的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先生不断干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部民主和决策进程, 而且其破坏性越来越强。这种干预损害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一级的政治共识, 而这种共识一直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加入欧洲联盟(欧盟)道路上前进的指针和动力。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入欧盟问题达成共识, 是唯一能够让我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政治力量和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作出艰难妥协并达成一致的重大问题。因此, 它对维护我们联合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其他外国行为体, 如和平执行理事会——该机构不是相关国际法的一部分, 因为它的设立并非《代顿协定》的设想——以及派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个别外交官, 也同样干涉了内政, 并通过这种干涉协助了高级代表的非法行动。就连向大会提出的设立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纪念日的决议草案也清楚地说明, 外来干涉以及不尊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的做法是如何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该决议草案是由某些国家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驻联合国大使兹拉特科·拉古姆季亚起草的, 是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的莫大蔑视, 因为只有主席团才有权制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外交政策。决议草案未经主席团讨论或授权, 我国各民族之间或任何一级政府都没有就该决议草案案文达成

共识, 决议草案的案文被故意隐瞒, 不为公众所知。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政府都非常清楚, 这一行动违反了《代顿协定》, 但却决定予以无视。

一些联合国会员国认为, 该决议草案是善意的, 是表达人类同情心之举。然而, 很明显, 其背后的意图绝非善意。上周五, 即4月26日, 波斯尼亚政治领导人的法律顾问Francis Boyle先生在萨拉热窝电视网的一次采访中称, 一旦大会通过该决议草案, 所有所谓亲波斯尼亚的力量就应该联合起来, 利用它来消灭塞族共和国。不幸的是, 这一危险的言论反映了许多波斯尼亚政治领导人的普遍目标, 并清楚地表明, 该决议草案将破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和平与稳定。毫不奇怪, 这种外国干涉阻碍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内部的谈判和妥协, 因为它总是偏袒一方, 即波什尼亚克人。

当塞族共和国官员谈论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通过民主机构解决所有未决政治问题的时, 我们却听到西方驻萨拉热窝外交官的威胁和军国主义言论——他们试图让塞族人心生恐惧, 同时又让波族政治领导人中的激进势力相信, 北约可以通过消灭塞族共和国来解决塞族共和国的问题。

与此同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防部长Zukan Helez、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内政部长Ramo Isak等波族官员公开以暴力和战争相威胁。在Helez先生的许多煽动性言论中, 最恶劣的两个是, 他声称他正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建立一支后备军事部队, 以及呼吁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学校中进行与武器有关的训练。而Isak先生则扬言, 他将“率领10个军团的战斗人员消灭塞族共和国”。

应当注意, 施密特先生或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外国大使很少谴责这类鼓动暴力的威胁和呼声。还应当注意, 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基层组织目前构成的危险不仅威胁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西巴尔干的和平, 还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和平。仅在两周前, 泽尼察镇的执法人员就逮捕了一名涉嫌隶属联邦实体中一个激进伊斯兰团体的人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当地媒体最近还报道称，国防部长海莱兹授权与激进的瓦哈比运动有关联的外国和当地人员在莫斯塔尔使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武装部队的靶场。

这尤其危险和不负责任，因为多年来，外国媒体和国际安全报告一直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视为欧洲圣战恐怖主义的最危险源头。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和其他消息来源对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恐怖主义威胁表示关切。例如，美国国务院去年写道，“恐怖主义团体继续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策划可能的袭击”。2021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提到波黑存在的圣战分子时，称该国是“一颗定时炸弹”。根据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公布的数据，在欧洲国家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圣战的公民比例最高。

众所周知，法治是和平和民主治理的基本要求之一。遗憾的是，这一要求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直遭到违反和忽视，施密特先生及其在某些外国使馆的支持者和帮凶尤其如此。法治也是加入欧盟进程的核心，欧盟和欧盟成员国代表不断强调坚持法治的重要性，但他们只是温和地批评施密特一贯违反法治的行为。

施密特先生及其支持者声称，他拥有行政、司法和立法权力，他不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任何政府机构或法院负责。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他拥有绝对的权力，且不承担责任。完全看得出来这与任何正常的法治概念有什么关系。

施密特先生修改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刑法，把它作为惩罚任何不服从他命令的人的武器，这更严重地违背了法治。目前，塞族共和国民选总统和一名公职人员因为履行了宪法和法律责任、违背施密特先生的非法命令而被起诉。

美国 and 联合王国政府使用和威胁使用国际制裁，法治也因此受到攻击。使用和威胁使用制裁的做法被用来恐吓当选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他们的家人、私营企业甚至媒体。任何拒绝服从施密特先生或拒绝接

受对《代顿协定》的非法修改的领导人都公开、持续受到制裁。这些制裁是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实施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正式指控，甚至没有在法官面前或法院上受到过一分钟的审理。

银行被迫关闭那些没有被正式指控犯罪的个人的账户，拒绝向其提供服务。这种行为在有组织犯罪领域更为常见，与支持国际法律秩序或法治的民主国家的行为毫无相似之处。施密特先生、他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同伙以及他来自各国政府的支持者的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和对法治的彻底蔑视破坏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整个宪法秩序，削弱了政府机构，无视我国公民的意愿。毫无疑问，这种行为是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与稳定的威胁。

除了之前所述的违反《代顿协定》、国际法、《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和法治的行为之外，这些人还继续试图剥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选民的权利。施密特先生最近颁布的法令强行修改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选举法，显然是企图在接下来的地方选举中干扰和操纵选举结果。虽然这在宣传中被称为选举法的技术性修改，以确保增强选举公正性，但该决定实际上是政治性的，并让人质疑整个选举过程的公正性，它将实际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拱手交给一名未经选举的外国人。施密特先生又违反了《代顿协定》，将权力从实体政府转移到一个中央国家机构，即中央选举委员会，该机构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

此外，他违反劳动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延长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使其超过法定的强制退休期限。施密特先生授权中央选举委员会绕过法院，直接惩罚任何被认为违反其选举法的行为。他还通过同一命令剥夺了一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民竞选公职的宪法和法律权利，这一做法没有经过正当程序，也没有任何法律补救。

当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和当选代表采取法律措施保护《代顿协定》和塞族共和国地方选举公正性时，当选官员受到施密特先生及其同伙的公开威胁，威胁要强行免职并施以各种惩罚。从根本上说，通过剥夺

当选官员和政府机构的宪法权力和责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选民被剥夺了公民权。

每当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强行发布一项命令，嘲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主宪法秩序和《代顿协定》条款时，这就是在破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稳定。施密特先生的压迫性法令、不计后果的命令、威胁和其他干涉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挑起了一场又一场危机。受到某些国家谴责的塞族共和国官员最近的行动和言论都是由施密特先生惊人的非法行动引发的。事实是，当像施密特先生或其支持者那样的外来者参与公然滥用权力和非法的行动，并试图削弱、制裁甚至监禁我们民主选举的领导人时，其后果完全可以预见——它驱使塞族共和国公民及其当选官员对抗这种恶行。

显然，施密特先生及其国际和国内同伙继续违反《代顿协定》，对和平构成威胁，并直接破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稳定。必须以各种方式谴责这些违规行为，必须尽快加以制止。

我要求安理会所有成员重新凝聚活力，继续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和平与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茨维亚诺维奇女士所作通报。

我请施密特先生发言。

施密特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这次机会。作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我的任务是监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议》的执行情况。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向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报告的内容。安全理事会一再重申支持我的办事处，最突出的是第1031（1995）和第1144（1997）号决议。

有鉴于此，我期待下个月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半年期辩论会。我已经提交了报告，即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第六十五次报告，并计划参加辩论。届时，我将荣幸地向本机构全面介绍过去六个月的事态发展，更重要的是，还要介绍趋势。

除了我的发言之外，今天特别会议的议题还需要我作补充发言。我感谢有机会提出我的评估意见，而且马上就会提出。

不幸的是，我们可以读到的茨维亚诺维奇女士的信没有遵循忠实于事实的原则，也没有提出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律基础的正确解读。请理解，我不准备回应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些话，我将其归类为侮辱性言论。在这里，我们不应以这种方式谈论他人。在这里，我们必须彼此交谈。因此，我要求做到更加精确和准确。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所能看到的只有恶意曲解。我谨强调，遵守《代顿和平协定》要求我充当保证人，保证按宪法组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这一国际法律主体的各实体的存续。根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议》，这些实体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塞族共和国和布尔奇科特区共管体，没有人打算解散其中任何一部分。我不认识茨维亚诺维奇女士所说的那位教授，但我们可以一致认定，他绝对错了。塞族共和国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和平协定》是否受到威胁？是的。塞族共和国实体的总统和其他官员经常通过不断发表关于国家解体的煽动性言论来攻击《代顿协定》。塞族共和国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分离出来，不管称为什么，都是分裂主义。塞族共和国实体的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最近公开宣布，“波什尼亚克族可以拥有25%的领土。其余部分不属于他们”，一些人认为这是在呼吁进行种族清洗。

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谈对殖民主义的理解。至少，从根本上讲，这是反《代顿协定》的、违宪的，是对《和平协定》中关于建立一个多族裔社会、一个国家和两个实体的承诺的否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正常运作是否面临挑战？是的。例如，9月23日，自称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三名成员之一的积极成员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和其他人一起发出挑衅性的呼吁，抗议并阻挠实体间行政分界线——根据《代顿和平协定》，这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分界线——企图在不存在边境的情况下捏造一条国

际边境。这违背了《代顿和平协定》。我请她遵守议事规则。推而广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和平与稳定是否受到威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军事行动（欧盟部队“木槿花”行动）和高级代表这两个代顿机构在评估稳定情况时一致认为，有人蓄意企图破坏和平与稳定。

根据欧盟部队“木槿花”行动的官方评估，在军事方面，安全局势已逐步稳定下来，但利益攸关方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带来了挑战。我看到，塞族共和国实体代表的言行激化了这些紧张局势。几分钟前我们就尝到了这种滋味。所幸的是，这些危险迄今尚未转化为暴力。我遗憾地通知安理会，并关切地指出，已经发生过几次针对各族回返者的暴力事件。

作为高级代表，我的意见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可能陷入严重的政治不稳定。但是，可以通过恢复履行《代顿协定》的要求来防止这种情况，特别是因为此刻欧洲联盟提供了一条融入欧洲的道路。

我也认为，这首先是塞族共和国政治和机构领导人颠覆《和平协定》的言行所造成的后果。然而，我看到了共同前进的可能性，并在塞族共和国发出的各种声音中发现了许多这样的例子。

今天向我们发出的局势升级的警告具有误导性。那些推动局势升级的人自己应当避免作出这种判断。我们看到，有人有计划地篡夺国家宪法、法律和体制框架，破坏国家机构的运作，剥夺国家主权。这是关键的挑战，我们应当按照《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顿和平总框架协定》附件4中《宪法》的要求，在必要时通过立法努力加以应对。我们必须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尊重和平等的权利。

《和平协定》和宪法法律秩序的捍卫者目前正在受到攻击。所使用的言辞同样不符合《和平协定》。在这方面，我指出历史修正主义、否认灭绝种族罪和其他战争罪行、美化战犯以及持续鼓吹解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行为所带来的挑战，这些行为制造了分裂的环境。

在主管议会机构多年无所作为之后，我有机会落实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及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关于清廉选举的建议，并为促进《代顿和平协定》补充指出，不应允许任何被判刑的战犯——无论是被判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还是战争罪——竞选任何公职，因为正如我在上次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表示的那样（见S/PV.9319），我认为，这将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安全局势是稳定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脆弱的。所幸的是，迄今为止，没有对挑衅作出回应。高级代表和欧盟部队“木槿花”行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和平工具。当欧洲一体化的道路最终到达最后阶段时，他们一定会看到，确实需要重新审视《代顿协定》。但是眼下，这两个工具必须得到支持和加强，尤其是为了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发出强有力的信息，给予保证和信心，该国正在努力成为欧洲联盟的一员。这为该国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提供良好途径，而只有基于《代顿和平协定》及其对主权、领土完整和多族裔特性的承诺才能实现。前面的道路漫长而崎岖，而该国是因为《和平协定》才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该协定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该地区和平未来不可或缺的基础。到目前为止，该协定是成功的，它使战争和苦难得以结束。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全力以赴继续实施协定。

我想借此机会提醒所有政治行为体，它们有义务充分遵守《和平协定》以及与我的办公室合作的条约义务。至关重要的是，该国所有公民都对稳定、民主、完整以及他们自己和下一代拥有和平未来的可能性抱有信心。像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发出的这类信件对所有担任要职且对国家福祉负有责任的人履行庄严义务没有好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目标群体不应是今天坐在本会议厅的发言者，而应是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未来的信心发生动摇的人。这才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积极、建设性应对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施密特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我们感谢延恰助理秘书长的通报, 并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塞族成员热莉卡·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和塞尔维亚总统特使马尔科·久里先生参加今天的会议。

俄罗斯要求召开今天的会议, 因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本已脆弱的局势急剧恶化, 而且可能很快就进一步恶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塞族成员茨维亚诺维奇女士致函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安全理事会成员, 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 因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她代表该国的一部分——出现了可能破坏该国运转和稳定的重大事态发展。这封信当然不同寻常, 因为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并非现任国家元首。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政治结构也不同寻常, 该国的未来由三人主席团负责, 国家元首每八个月轮换一次。显然, 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写这封信说明该国的塞族人特别焦虑, 也是试图防止出现消极局面。我们安全理事会成员不能对这种求助的呼声无动于衷。

我们经常在本会议厅听到, 安理会负有预防冲突的义务, 而且许多国家都说这一问题是其议程上的首要问题, 秘书长也经常这样说。我们认为,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正是安理会能够证明其在预防方面价值的情势。波斯尼亚战争夺去了10万人的生命, 就国际社会的反应——包括联合国部队在实地实施的不可接受的犯罪行为——而言, 它是历史上极有争议的一页。交战方中, 没有一方完全纯良仁慈, 反过来, 也没有一方就纯粹邪恶嗜血。每一方都有恩怨要清算, 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事件并不是战争中唯一的血腥事件。我们认为, 联合国不应再犯同样的错误, 安理会应当应对这一局势。作为《代顿协定》的保证国以及和平执行理事会指导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 俄罗斯无法置身事外。在这方面, 我们感谢主席国马耳他召开今天的会议。

将近29年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结束了一场致命的族裔间冲突。近30年来, 该协定为该地区提供了安全。然而, 过去几年, 特别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证明, 该协定的基本规

定遭到有系统、明目张胆的违反, 且这种情况仍在继续。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提到了其中几次事件, 我们今天也从茨维亚诺维奇女士那里听到了这些事件。

首先, 现在,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很大程度上已被剥夺了主权和独立国家的地位。坦率地说, 很难想象在二十一世纪位于欧洲中部的地区, 在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面前, 一名自称为高级代表的德国公民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事情拥有最终发言权。施密特先生的实际作用是代表一小撮外国国家行事, 为了这些国家的利益, 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所谓的波恩权力。在这些国家的帮助下, 他可以废除任何法律, 或者反过来, 强制执行法律。他表现得像一个绝对的君主,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上, 西方民主斗士不仅没有约束他, 甚至还鼓励他。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 他比以往任何人都更加加重了这个国家的分裂程度。顺便也必须指出, 是美国和联合王国强烈要求这位自封的波斯尼亚君主出席今天的会议, 以便他能够将他那套意见强加给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将在5月中旬的另一个会议上再继续讨论有关施密特先生令人不安的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 由境外随意任命的外国法官继续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任职。2023年, 要求每个组成民族都至少有一名法官参与决策的宪法法院规约被不加掩饰地非法篡改。现在只有六名法官, 而不是九名。根本没有塞族法官, 克族只有一名法官代表。无论外国法官资质如何, 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这样的外部监护看起来都是最恶劣的殖民做法。我们建议安理会成员和在座各位想一想, 假如是在他们国家搞这一套, 他们会作何感想。

由于我提到的几点原因,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已极其紧张, 因为该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直从事挑衅活动, 局势有可能急剧下滑, 完全失控。我们都知道, 他和他的一些西方赞助人现在正在大会推动一项关于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决议草案(A/78/L.67)。该草案的发起并没有得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的必要同意, 这违反《宪法》, 因此也违反《代顿协定》, 而该国最高法律是该协定的一部分。根据宪

法——遭到无耻践踏的宪法——外交政策问题必须由主席团所有三名成员协商一致决定。令人愤怒和不可接受的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两名主席团成员以及外交部长和在纽约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开始推动这一极具挑衅性的倡议时，竟然忘了要征得所有三个组成民族的同意。正如我们今天从茨维亚诺维奇女士那里听到的那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坚决反对该倡议，该国成千上万塞族人进行示威就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完全是政治性的，是对《和平协定》的蓄意违反，严重篡夺了《代顿协定》规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的职能。其后果对该国来说甚至难以想象，我们不能排除它们可能不仅限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有可能破坏整个巴尔干地区稳定的可能性。

德国曾在二十世纪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灭绝——正是该国牵头倡导这项极为危险的决议草案，这似乎达到了阴险的巅峰。这一可怕事实将永久铭刻在世界历史上。难以忘记的还有德国在南斯拉夫的解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1995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作战飞行的目的是轰炸萨拉热窝。

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大会决议草案是一项一边倒和充满政治意味的文件，它与提出的永久纪念1995年悲剧受害者以期实现他们所谓的民族和解的目的毫无关系。显然，该决议草案的提交者是寻求以大会文件的形式来确认对历史事件的一种只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认知。该决议草案完全无助于推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族裔间和解的目标——更不用说将其付诸表决可导致世界各地的连锁反应，为此我们只需考虑各地所有有难言之陷的人、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以及彼此间持续的怨愤。我们敦促那些发起和鼓动该决议草案的国家考虑他们负有的责任。波斯尼亚社会的创伤远未愈合，该国的问题太过严重，不能通过这项决议草案来提交大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各族人民首先需要在其内部达成共识，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评估。我们明确反对该决议草案，并且呼吁所有具有健全判断力的国家也这样做。

我们预计今天西方国家将对我们的立场提出激烈的批评。我们希望他们狡黠的言论和华丽的词藻不会误导任何人。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西方干预它国主权事务的充足事例。值得回顾的是，仅在巴尔干，北约成员国就曾两次轰炸前南斯拉夫的领土，第一次是在1995年，与今天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然后是在1999年。然而，当审查北约成员国对这些罪行所负责任时，按照西方国家政府的逻辑，国际法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人被追究侵略主权国家南斯拉夫的责任。然而，为了安全起见，西方国家极力其能事，怯懦地避免甚至讨论该问题。我们大家从3月份我们的西方同事阻挠俄罗斯倡议举行安全理事会会议以纪念北约侵略南斯拉夫二十五周年（见S/PV.9587）就看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吗？显然不是。它还完美地展示出西方的虚伪。因为尽管我们的法国同事无视这些事件持续的区域后果，并且呼吁把历史留给历史学家处理，我们在有关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更早的四年前的事件的决议草案上却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此类呼声。

问题的实质和我们提议今天开会的原因是，实际上，同样是这些方面藐视《代顿协定》尊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权与独立的原则——萨拉热窝和西方国家政府乐此不疲地援引这些原则，而且它们的行为早就开始了。现在它们极力推进该国的中央集权，这完全违背安全理事会认可的《代顿协定》中所载的多族裔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多中心的架构模式。《代顿协定》所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族人民共存的原则及其平等决策对于旨在平衡波什尼亚克族、塞族以及克族人利益的冲突后架构、国内行政架构以及系统至关重要。

很难无视这样的事实，即：西方旨在削弱这些基础的行为导致族裔间分歧空前增多，冲突后解决问题的的工作陷入僵局。实际上，披着羊皮的西方调解人正在努力挑起冲突，力图谋求其自身的地缘政治议程而牺牲巴尔干人民的利益，由此破坏为维护持久和解做出的多边努力，威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作为国家的未来。

安全理事会有义务防止这种危险的事态发展。整个国际社会需要鼓励和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族人民之间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对话，而不强加其自身的做法与解决方案。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将能够阻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滑向升级的深渊，给整个巴尔干地区、甚至有可能给整个欧洲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至关重要的是，要传达明确的信息，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其各族人民的手中。决定其自身未来的应该是该国的各族人民，而不是西方国家或者它们任命的“波斯尼亚大区领导”。我们需要竭尽所能，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并且为此创造一切必要条件，而不是挑起冲突，让他们彼此对立。

志野夫人（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各位通报人的见地，我谨借此机会，向施密特高级代表及其办公室保证，日本将坚定不移地给予支持。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残酷冲突于1995年结束。此后，该国已从冲突走向和平。保持和平与稳定不仅是该国未来发展与繁荣的前提，对于西巴尔干内外各族人民来说也是一个前提。作为和平执行理事会指导委员会骄傲的一员，日本大力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国家统一，而无论族裔、宗教或者政治派别。我们对国家建设与民族和解努力的支持至今仍在继续。然而，尽管我们始终奉行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政策，但是我们对该国近期紧张加剧的事态发展表示关切。我们重申，任何企图破坏《代顿和平协定》的做法均应避免。我们感谢高级代表在这方面的作用，并大力敦促各方继续和平和建设性地开展对话。

让我们再次做出坚定的承诺，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洲联盟，这将推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整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德拉加斯卡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的塞族成员茨维亚诺维奇女士的通报。我也感谢施密特高级代表和延洽助理秘书长的详细通报。我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以及克罗地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厄瓜多尔关切地注意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三方之间的分歧以及挑战该国多族裔和平共存的各种紧张与隔阂。只有该国所有领导人在彼此尊重、合作以及寻求共识以造福所有民众的基础上，真诚地开展建设性的对话，才能在诸多争议领域和一种基于标准的做法上取得进展。

在这方面，我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建设性地处理当前的政治争端，避免使用在族裔或宗教上可能有煽动性的措辞，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言辞。

厄瓜多尔强调加强执行1995年《代顿协定》的重要性，该协定为尊重该国历史和文化多样性的政治未来奠定了基础，是确保尊重两个实体和三个组成民族的愿望和权利的关键。各方最好能避免采取可能违反《代顿协定》所确立的宪法、法律和体制秩序的单方面行动。

我们在等待5+2议程完成之际，呼吁各方与高级代表办事处合作。

厄瓜多尔重申，我国致力于继续支持努力促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该区域的稳定、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要祝贺马耳他代表团在4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的出色工作和领导作用，并祝愿将从明天起担任主席的莫桑比克代表团取得圆满成功。

库德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由于这是本月最后一次会议，我要对马耳他在4月份干练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转达阿尔及利亚的祝贺。

我感谢延洽助理秘书长、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和施密特先生的发言。我欢迎塞尔维亚总统特使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常驻代表到场。

1995年12月《代顿和平协定》的签署是迈向和平与统一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关键一步。该协定成功结束了战争，并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国家中，波斯尼亚人、克族和塞族人在主权体制下和睦相处。

从那时起，这个国家开始了迈向稳定和发展的漫长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及其附件各项规定的指导下，该国所有组成民族都加入了协同努力。

在这方面，阿尔及利亚一贯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尊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阿尔及利亚一贯支持和鼓励以国家自主的办法解决主权国家面对的问题，这是指导阿尔及利亚外交政策的一项总原则。

在这个指导框架中，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代顿和平协定》得到所有相关方的遵守和维护是很重要的。该协定仍然是包含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言至关重要的条款的唯一共识基础。

第二，维护该协定所有签署方现有的治理和决策机制至关重要。本着这一精神，必须共同努力并保持共识，特别是在可能导致政治紧张的问题上。

第三，大力鼓励政党和选民避免对立，支持对话和谈判，特别是在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上。

最后，阿尔及利亚仍然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感到关切，世界许多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两极分化日益普遍。阿尔及利亚继续宣扬包容和真诚的对话和谈判的优点，认为这是克服分歧和弥合不同意见的最有效途径。

贝里斯韦尔夫人(瑞士)(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助理秘书长延恰先生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我们还认真听取了茨维亚诺维奇女士的发言。我们还要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代表参加今天的会议。

瑞士致力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持久和平与繁荣，这个国家与瑞士关系密切。我们强调该国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虽然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存在一些挑战，但我们要提到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军事行动(欧

盟部队“木槿花”行动)的最新评估，根据该评估，安全局势过去几年来稳步改善。评估将其描述为稳定。安理会赋予该团队监测和评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安全局势的责任，我们对它充满信心。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欧盟部队“木槿花”行动要能够不受限制地继续执行任务。

我们注意到国内的政治动向，这主要是当事方之间的分歧造成的。瑞士尤其对塞族共和国采取的行动表示关切，它们助长分裂，破坏国家体制，包括宪法和法律秩序。我们呼吁所有领导人把整个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放在首位。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可信的努力。

第一，必须避免任何分裂主义行动或威胁。对国家完整的挑战必须立即停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只有在其领土完整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此，《代顿协定》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第二，必须把维护人权作为优先事项。这包括表达自由和媒体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利，以及防止限制公民自由。在人权、民主和法治方面的任何倒退都必须扭转。

第三，必须处理过去的问题，必须尊重国家、国际和地方的相关司法裁决，以确保正义和问责，促进社会凝聚力。政治领导人在这方面负有核心责任，尤其是在寻求真相与和解的问题上。

历史修正主义、美化战犯以及否认灭绝种族和战争罪在一个和平、多族裔的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瑞士反对任何这样的尝试。我国还重申全力支持司法机构，呼吁尊重它们的决定。

瑞士赞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关键改革方面的进展。欧盟委员会建议开启入盟谈判标志着重要的一步。我们鼓励各方聚焦于这一决定带来的机会。现在必须优先关注缓和紧张局势，进行建设性对话，作出真正的努力，实施促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福祉的必要改革。

两周后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下一轮辩论会将提供一个机会，讨论政治事态发展，尤其是今年秋天的地方选举。我们期待施密特高级代表在今后几天为此提交报告，并强调我们支持他的任务。

最后，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必须确保我们的审议营造一个平静的环境，促成建设性的解决办法。瑞士仍然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助理秘书长延恰的通报。我欢迎高级代表施密特今天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参加会议并通报情况。我还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代表与会，并注意到茨维亚诺维奇女士以个人身份与会。

今天的会议是俄罗斯联邦要求召开的，旨在利用安理会来宣扬某一方的民族主义言论和威胁。安理会的职责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但俄罗斯却利用安理会来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以达到俄罗斯自身的目的。

美国鼓励各级政府共同努力，抓住欧洲联盟（欧盟）决定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启入盟谈判所提供的机会。所有致力于改革以实现更加民主和繁荣的未来的领导人都会推动该国加入欧盟和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为此，美国将继续倡导该国公民所选择并应当享有的、牢牢扎根于欧洲-大西洋大家庭的、安全、民主和繁荣的未来。

我们鼓励领导人不要搞族裔主义和民族主义，专注于负责任、透明和高效的治理。某些政客破坏稳定的行为威胁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其民主制度和《代顿和平协定》。包括塞族共和国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在内的一些政治领导人继续采取行动，否认战争期间发生了灭绝种族行为，令人严重关切。我要明确一点：斯雷布雷尼察不仅仅是他所说的“一个错误”。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灭绝种族行为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法院认定的。

因此，我们欢迎高级代表决定禁止犯下灭绝种族罪的人参加选举。这不应引起争议，每个联合国会员国都应支持这一决定。

鼓吹这些分裂言论的政客这样做是为了追求狭隘的个人和政治利益。塞族共和国总统多迪克是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他采取了一系列破坏国家机构的措施，并经常号召国家解体。他的危险行动和分裂主义言论威胁着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国制裁了多迪克和纵容他采取行动搞腐败和反对《代顿协定》的人，目的在于促使他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律以及《代顿和平协定》创建的政府结构范围内运作。

我们非常赞赏高级代表的工作，他的工作对于让国际社会了解为确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该地区的持久稳定与繁荣而正在进行的努力至关重要。高级代表办公室在确保执行《代顿和平协定》所涉民事问题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并在确保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关键机构继续运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某些政客极力破坏这些机构。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达到商定的标准之前，该办事处必须继续存在。

美国仍然坚定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多族裔特征。我们将继续支持作为和平基础的《代顿和平协定》，并抵制反代顿行动。我们还将支持高级代表办公室维护《代顿协定》、削弱民族主义分子、加强国家机构和打击腐败。

最后，主席女士，我要祝贺你和你的团队在担任主席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莫桑比克就任主席之际，我们祝愿它圆满成功。

佩尔绍德女士（圭亚那）（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延恰助理秘书长、施密特先生和茨维亚诺维奇女士的通报，并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代表参加今天的会议。

明年将迎来《代顿协定》签署30周年。该协定的治理与和平结构继续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现和解及和平与稳定提供坚实的框架。然而，《协定》执行上的不平衡、分裂言论以及不断加剧的政治和族裔紧张局势正在阻碍该国的发展。

我愿就此谈三点。

首先,《代顿和平协定》为结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毁灭性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建立了一个主权国家。该协定的签署代表了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巴尔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

因此,当务之急是继续努力全面执行该协定。只有通过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公民的利益进行的建设性族裔间对话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圭亚那强调波斯尼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需要得到尊重。

其次,利用分裂国家作为政治工具,尤其是在多族裔社会中,可能会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导致冲突、社会分裂、政治不稳定,扰乱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致使国家发展倒退。我们敦促各方努力工作,确保减轻这些影响、尊重多样性并优先考虑国家建设。

第三,我们敦促各方开展对话,围绕真正和解加倍努力,阻止一切可能导致不稳定和冲突的行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平台,来开展建设性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不同观点。

最后,圭亚那呼吁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尽一切努力缓和当前紧张局势,并重新承诺全面执行《代顿协定》。主席女士,我还借此机会赞扬你和你的团队在马耳他四月份担任主席国期间取得成就,并向五月主席国莫桑比克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费尔南德斯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主席国马耳他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召开安理会本次紧急通报会。也请允许我对马耳他在担任四月主席取得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感谢通报人——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热莉卡·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先生——介绍了全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感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代表出席今天的会议。

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已将近三十年,但该国仍深陷没有得到解决的紧张局势。由于政治领导人继续推行分裂和民族主义议程,破坏稳定,致使进步的希望破灭,这个昔日的多族裔和多元化社会已经支离破碎。持续存在的挑战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民带来了严重后果。侵犯人权、袭击回返者和歧视现象持续存在,给该国发展蒙上阴影。

根据莫桑比克自身的经验,我们申明,如果没有真正的民族和解、治愈创伤和建立信任,或者没有有力的政治承诺,就不可能进行国家建设。不能正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痛苦历史,为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扎根提供了沃土。我们极为关切地指出,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这一基本权利是民主与和解的基石,但现行立法并未充分保障或保护这一权利。鉴于目前的局势,我们呼吁有关各方放弃民族主义和分裂言论,维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和《宪法框架》,即所谓《代顿协定》所载的原则和目标。全面的过渡司法措施,包括紧急的实质性法治改革,对于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和促进稳定至关重要。迫切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弥补过去的暴力所造成的伤害,并建设性地努力促进稳定、包容、自主、团结、正义、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些重要目标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的福祉和繁荣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促进该国的和平与多族裔共处。

最后,尽管紧张局势挥之不去,但必须为维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和平与民主作出不懈努力。

日博加尔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主管欧洲、中亚和美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先生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先生的通报,并注意到了热莉卡·茨维亚诺维奇女士的发言。

斯洛文尼亚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其各族人民的真诚朋友和坚定支持者。我们在该国遭受破坏性战争期间与它站在一起,并自那时以来一直这样做。斯洛文尼亚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未来加入欧洲

联盟的积极倡导者, 因为我们认为, 该国人民理应在一个建立在和平、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基础上的组织中生活并繁荣发展。基于这一信念, 我们不遗余力地帮助在3月份启动加入欧洲联盟的谈判。加入欧盟的前景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长期稳定、和平与发展的保障。未来的成员资格是进行改革的强大动力, 改革将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族人民, 特别是年轻人, 能够在自己的国家追逐梦想。我们振奋地从茨维亚诺维奇女士那里听到,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加入欧洲联盟的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迹象, 表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希望加入欧洲, 正如欧洲联盟希望它融入欧洲一样。

战争结束已近三十年。没有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参与, 就不可能实现和平。1995年的《代顿和平协定》仍然是和平和该国战后体制框架的基石。安理会的职责是维护和平与安全, 我们应避免陷入可能产生相反效果的情况。使国际社会的存在失去合法性和延续相互冲突的说法, 恰恰是我们必须避免的那种情况。安理会必须小心谨慎, 不要为有关该局势的另类、有政治偏见的说法提供平台, 这种说法只会加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分歧。我们最好把重点放在维护《代顿协定》的执行工作和支持由该协定产生的国际文书和机制上。这也意味着充分支持《和平协定》授权的高级代表的工作和评估, 并支持国际法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法院的裁决。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相信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队军事行动的评估结果, 安理会授权该部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持安全、有保障的环境, 该部队称局势和环境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继续关注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它融入欧洲的未来。我们呼吁该国所有领导人本着诚意行事, 参与建设性合作, 推进欧洲联盟的改革。这是确保和平与长期稳定的唯一途径, 也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以及安理会中所有国际利益攸关方也必须继续关注的问题。

金相禎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 我也感谢延恰助理秘书长、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和施密特高级代表各自的通报。我国代表团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代表团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任何安理会成员都有权召开这方面的会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当然也是安理会议程所列的项目之一。然而, 鉴于安理会关于该国的定期通报会已经定于两周后举行, 今天是否迫切需要举行另一场通报会似乎仍然值得怀疑。

《代顿和平协定》签署至今已近三十年, 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可持续和平依然遥不可及。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走向造福于所有人的未来, 至关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过去, 并从中汲取教训。《代顿和平协定》是为结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过去的悲剧所作的努力的产物, 致力于该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统一是这一来之不易的《协定》的核心基础。然而, 如果《协定》得不到执行, 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徒劳无功。在这方面, 我们呼吁各方加倍努力, 确保《协定》得到充分执行。大韩民国重申, 我国明确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也对该地区最近煽动性行动和言论的增加感到关切。在这方面, 我们反对任何破坏或危及《代顿和平协定》的行动或言论。如果我们要翻开新的一页并向前迈进, 所有政治领导人都有责任鼓励宽容和族裔间谅解。

最后, 大韩民国敦促各方加倍真诚努力, 推动建设一个积极的未来, 使所有居民都成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成员。

耿爽先生(中国): 我要感谢马耳他应俄罗斯的要求召开今天的会议, 要感谢延恰助理秘书长的通报。我也认真听取了波黑主席团塞族成员茨维亚诺维奇阁下的发言, 我也欢迎塞尔维亚、波黑和克罗地亚的代表出席今天的会议。

根据1995年签署的《代顿和平协议》, 波黑组建了两个实体、三个民族协商共存的政治体制, 开启了和平解与国家重建的重要进程。近30年来, 《代顿

和平协议》为促进波黑各族之间的和睦相处、西巴尔干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了特殊作用。根据《代顿和平协议》设立的“国际社会驻波黑高级代表”，其职责是监督《代顿和平协议》的落实。此后赋予高级代表的“波恩权力”，旨在更好落实《代顿和平协议》，帮助波黑实现稳定与发展。

最近几年，高级代表的任命和“波恩权力”的动用引发了较大的争议，不仅没有化解，反而加剧了波黑各族之间的矛盾分歧。我们重申，无论是高代制度还是“波恩权力”，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这一特殊安排不能长期化，更不能永久化。波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内部事务最终应当由波黑人民自主管理。

令人担忧的是，近期《代顿和平协定》规定的三族协商制度遭到了违反和挑战，进一步加深了民族隔阂，对波黑的局势产生了消极影响。国际社会应该本着平衡慎重的态度，充分听取并尊重波黑三族的意见和关切，鼓励和支持对话协商、民族和解，多做对西巴尔干地区和欧洲大陆和平发展有益的事情。外部力量选边站队，强加解决方案，甚至实施单边制裁，无助于缓解波黑各族分歧，只会激化矛盾。我们呼吁有关各方采取审慎负责任的态度，避免采取片面施压、干涉内政的做法。

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武装冲突是历史上的黑暗一页，地区各民族都有无辜的平民伤亡，斯雷布雷尼察惨剧更是令人痛心。中方一支主张不忘历史，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同时也希望波黑各族展现包容和解，最大限度地寻求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中方注意到设立“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国际日”的联大决议草案，也注意到围绕这一草案产生的一系列争议。中方认为，提案国应该就决议草案同重要当事方及会员国充分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推进有关进程，强行推动尚存重大分歧的决议草案，与推动波黑国内和地区国家和解和睦的精神不符，与维护西巴尔干地区和整个欧洲地区和平稳定的期盼不

符，也与通过设立和平国际日展现会员国团结的初衷不符。中方愿继续建设性地参与有关讨论、磋商，与各方一道推动此事得到妥善解决。

中方在波黑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始终尊重波黑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希望波黑各族以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为重，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实现和解，共同维护波黑的政治稳定，推动波黑经济发展。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发展同波黑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为维护波黑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祝贺马耳他圆满完成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的工作，也预祝莫桑比克下个月取得成功。

埃克斯利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施密特高级代表和助理秘书长的通报。我们还认真注意到茨维娅诺维奇女士以个人身份所作的通报，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代表来到本会议厅。

第一，鉴于安理会将在两周后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我们认为目前的局势不值得紧急讨论。尽管目前局势紧张，但总体局势仍然稳定，我们对此表示欣慰。欧洲理事会3月份决定给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入欧洲联盟的地位。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形势等因素，这是重要的一步，说明了政府加强民主、人权和法治行动的重要性。我们鼓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共同努力，采取必要步骤，使谈判框架能够获得通过。同时，我们呼吁塞族共和国领导人停止其分裂主义言论和行动，因为此类言论和行动会危及这一进展。这些挑衅行动正在加剧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破坏国家机构，与《代顿和平协定》背道而驰。

根据《代顿协定》，高级代表负责监督该协定民事方面的执行情况。我们全力支持他努力应对各种挑战，促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我们深感关切的是，否认灭绝种族行为 and 美化战争罪犯的现象有所增加。真正的和解不能建立

在不愿承认和正视昔日所作所为的基础上。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在2004年4月的判决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一致认定,斯雷布雷尼察发生了灭绝种族行为。这不是一个政治声明。这是一个国际法庭的判决,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塞尔维亚。国际法庭的法官们已明确表示,这不是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对塞尔维亚人民的集体判决。如国际法庭的一名主审法官所说的那样,"我寻求审判一名被告。我不审判一个民族"。我们完全支持做出各种努力,推动和解,以造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体人民,并吸取历史教训,以确保这一可怕事件永不重演。

主席女士,最后,我要祝贺你非常成功地主持了4月份的工作,并要向莫桑比克表示,我们将全力支持它在5月份开展工作。

雅罗-达尔诺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在发言的开头,法国要指出,今天会议的形式不同寻常。俄罗斯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描绘了一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濒临崩溃的景象。法国不同意对局势的这种夸张评估,尽管我们认为,塞族共和国领导人的态度令人担忧。欧洲理事会上个月决定开始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进行入盟谈判,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未来同整个西巴尔干的未来一样,都在于加入欧洲联盟,这将令该国所有公民受益。法国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一决定作出后,塞族共和国实体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先生对该国的统一发出了严重威胁。

法国谴责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4月19日通过选举法草案、公民投票法草案、豁免权法草案以及外国代理人法草案。这些措施是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秩序的一次攻击。外国代理人法草案不利于维护有利于民间社会、媒体和言论自由的环境。法国呼吁塞族共和国领导人停止这些行动,因为它们有损该国加入欧洲联盟的前景。

俄罗斯声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安全局势受到严重威胁。我们不赞同这一说法以及塞族共和国实

体总统的民族主义言论,分裂威胁正在危及该国和该区域的稳定。作为《代顿-巴黎协定》的见证方,法国将继续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我们希望《协定》的所有见证方也将这样做。

令人遗憾的是,在关于设立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国际反思和纪念日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的背景下,俄罗斯再次试图利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如我们以前指出的那样,该决议草案不是对任何特定民族的指控。它首先请我们履行铭记的义务,并旨在防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该决议草案在尊重和声援所有受害者的基础上促进和解,无论其族裔或宗教信仰如何。

对法国来说,根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国际存在对于该国和该地区的稳定仍是必要的。自2004年以来,欧洲联盟通过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军事行动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积极参与其中。关于文职部分,法国支持高级代表的授权。

法国呼吁所有参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事务的人不要进行任何可能制造不和的挑衅。我们呼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政治力量共同努力,从而回到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欧洲联盟所必需的改革轨道上来。

主席女士,我们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祝愿莫桑比克在下个月担任主席期间一切顺利。

乔治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召开本次通报会。我感谢延恰助理秘书长、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和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先生的深刻通报。我欢迎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代表与会。

塞拉利昂欢迎有机会向安理会通报任何可能威胁来之不易的和平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又称《代顿协定》)的逐步执行进程的新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四个关键问题。

第一，塞拉利昂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和国际公认边界。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建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并不是为了永久维持族裔或政治分裂或加强分离主义情绪。因此，我们谴责威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领土完整和政府稳定的所有行动。

我们认为，重视和尊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文化、族裔和宗教多样性遗产十分重要。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呼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接受他们的多族裔身份，这将继续造就并反映这个民族的坚韧和进步。

第二，塞拉利昂赞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在执行《代顿协定》方面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制定《宪法》、稳固确保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建立宪法法院。

塞拉利昂还赞扬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申请加入欧洲联盟（欧盟）所采取的措施。我们还欢迎该国为符合欧盟标准而采取的渐进措施，尤其是在促进公正、和平和包容的社会方面。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避免采取任何有损这些机构的公信力和功能的行动。

第三，塞拉利昂承认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军事行动的作用，它推进高级专员的工作并支持和平执行理事会指导委员会的目标。

我们牢记《联合国宪章》关于区域安排的第八章规定的区域组织的作用。根据辅助性原则，我们支持可信的区域行为体在支持区域内国家有效性及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

我们要谈的第四点是安理会在支持缓和紧张局势和鼓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重要行为体对话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政府承诺进行经济、司法和政治改革，这是实现该区域持久和平与安全以及可持续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

因此我们强调，安理会必须与和平执行理事会指导委员会内的所有其他行为体合作，在整个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全面执行5+2议程，尤其是化解国家行为体和高级代表办事处之间日益加深的僵局。

最后，塞拉利昂敦促所有会员国、区域行为体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实体，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利益，用它们的意愿和努力来实现“永不再犯”的集体承诺和责任。

我要借此机会祝贺马耳他成功担任本月主席。我们对即将担任主席的莫桑比克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并向它保证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施密特高级代表的通报，并注意到茨维亚诺维奇女士表达的看法。我也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代表来到会议厅。

马耳他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过去几个月取得的进展，并积极地注意到该国保持总体稳定。然而，马耳他仍然对一些倒退感到担忧，这有可能危及进展。在这方面，我们正在监测实地局势，并希望政治层面的任何分歧无论如何都不会转化为更严重的紧张局势。

我们呼吁该国领导人不要发表煽动性言论和采取分裂行动，因为这将严重威胁该国乃至更广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西巴尔干保持稳定十分重要，这与该区域的整体繁荣相互关联。

马耳他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代顿协定》。我们敦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方充分、严格遵守和坚持该协定所载原则，包括权力分享框架，并在商定范围内以建设性方式开展工作。在此背景下，我们对本次会议在推动缓解紧张局势方面的价值持强烈保留意见，这尤其是因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既未请求、也不支持召开这次会议。

我们重申支持高级代表的任务和授权。与此同时，我们确认一个实体对高级代表的工作持保留意见。然而，我们重申，该国领导层应本着合作精神共同处理

这些问题。煽动性言论和单方面行动将加剧争端，而不是解决争端。

我们还重申支持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军事行动在维护安全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它的存在是保持目前稳定局势的关键。

马耳他欢迎最近决定开始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进行加入欧洲联盟（欧盟）的谈判，并继续支持该国致力于实现加入欧洲联盟的目标。我们鼓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努力开展必要的改革，加强国家宪法、选举和司法框架，这将确保其加入欧盟的进程取得切实进展。改革必须包容各方，基于法治。妇女在所有政府机构中的充分代表性以及公共行政部门的包容性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同样对最近的立法举措表示强烈关切，它们违背了该国的宪法秩序及其加入欧盟的道路。我们大力鼓励各方集中努力通过协调一致的机构颁布一致的立法。这是实现充分的改革和克服未来挑战的唯一途径。迫切需要各方对和解和加强凝聚力作出坚定承诺。在这方面，马耳他还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2024年轮值主席的身份，鼓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方充分利用欧安组织的架构和实地存在，包括其独特的工具包，促进对话和化解紧张局势。

最后，马耳他继续坚决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敦促该国负责任、明智的领导人在尊重社会所有成员的基础上努力开展合作，同时明确着眼于加入欧盟。必须认真努力参与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以保证和平共处。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认真听取了安全理事会同事的发言，并得出了令人失望的结论：很遗憾，我们的西方同事，首先是安理会西方常任理事国，对稳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局势完全不感兴趣。他们的策略是指责其中一个主体民族，诋毁其历史和领导人，同时对严重违反《代顿协

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的行为视而不见。今天，他们所有人都对此只字不提。更有甚者，他们邀请了这些违反行为的代表人物施密特先生参加本次会议，施密特先生显然没有为他的颠覆行动忏悔。

我们不知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常驻代表对施密特先生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两名成员的违法行为会说些什么。当然，西方国家用一场指责俄罗斯的运动来掩盖其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非法行动，它们指责俄罗斯涉嫌利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来谋求自身狭隘利益。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按照这些国家的说法，目的是散布俄罗斯的假消息。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说法。毫无新意。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也看到过这些阴谋诡计，当时西方国家试图宣传其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众所周知，这种秩序与国际法毫无半点关系。

显然，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无法想象这一前所未有的极其危险的政策会给波黑及其邻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们越早放弃这一政策，恢复执行《代顿协定》，维护地区和欧洲稳定的机会就越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发言。

拉古姆季亚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请允许我祝贺你在4月份出色地履行主席职责。你肯定有不少棘手的问题和更为紧迫的事项要处理，因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你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天，你面前出现了一个大可不必出现的、毫无紧迫性的局势。

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的例会已定于5月15日举行。因此，令人相当关切的是，安理会被当作了一个用于损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公共舞台。这与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关切无关，而是为了在安理会滥用权力，使片面和危险的说法得以延续。

俄罗斯联邦一再表明，它只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个部分感到关切。我谨回顾俄罗斯常驻代表2023年5月所说的话：

“《代顿协定》中设想的该国多族裔愿景处于危险之中。西方国家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典型的新殖民主义西方做法对《和平协定》的执行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它正在破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的基础，侵犯其主体民族的基本权利，从而再次加剧紧张局势。”（S/PV.9319，第12页）

今天，俄罗斯有机会解释，如果我们打着事态紧急的幌子听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个行政单位的个人谈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今天的会议要如何维护该国的多族裔形态。这怎么符合和支持《代顿和平协定》？这怎么不是侵犯了至少两个主体民族、甚至是所有三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权利，以及《代顿和平协定》所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确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民的权利？只能说，俄罗斯联邦正在不必要地挑起紧张局势。

让我说得更确切些。根据《代顿和平协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国名不是我们今天多次听到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合国家，而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正如《代顿协定》所述，两个实体之一的名称是塞族共和国。

首先，俄罗斯联邦分发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来自塞族共和国的成员的一封信（见S/2024/333），它完全清楚，俄罗斯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的该名成员分发这封信函、以之为借口举行本次会议，都违反了《代顿和平协定》，这一事实本身至少说明它失之偏颇。

在国家元首——此处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主席——没有提出明确要求，当地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派团——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军事行动（欧盟部队“木槿花”行动）——也没有为此来函，支持安理会采取紧急行动的情况下，俄罗斯联邦采用了在程序上滥用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的做法。俄罗斯这样做也进一步降低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这一机构的地位。

虽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在法律上规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应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以及塞族共和国这两个实体组成，但根据国际法，它并没有为所谓的实体主权留下余地，这两个实体的权力决不是国家地位的体现，而是通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分配权力所产生的。这也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的立场，该法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具有约束力。

因此，表达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个行政领土单位的立场而不是国家的正式立场，就像这里的有关信件一样，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同样违反了《代顿和平协定》的有关规定。

我谨举例说明俄罗斯联邦转递的、发起今天会议的信函中所载与宪法框架有关的一些无知内容。这封信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的塞族共和国成员。信中一开始错误地描述了“波黑机构在区区六个领域的权限”。但数一数就清楚得知，只列出了五个领域。然而，我们既不承认五项权限，也不承认六项权限，因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题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机构与实体的责任和关系”的第三条下题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机构责任”的第1款逐行、逐个准确列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机构在十个领域，而不是五个或六个领域的权限。

同一条中题为“其他责任”的第5款非常重要。其分款(a)规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应根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机构之间的责任分工，对各实体商定的；《总框架协定》附件5至8规定的；或维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国际人格所必需的其他事项承担责任。为履行这些职责，可视需要设立更多机构”。

在关于我国宪法框架的部分，过去二十年中建立的机构的清单很长。我仅举几个例子，以作说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武装部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间接税务局、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边防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情报安全局等等。

此外,《联合国宪章》规定,会员国与联合国机关和机构打交道——会员国始终是国家,而非其行政领土单位。继续试图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上采取这种做法是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政治独立的直接攻击。独立、享有主权和不可分割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受国际法的约束,外交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不属于实体的权限范围。

其次,我承认,过去几年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直面临多种危急的挑战,但是,其主要原因是塞族共和国政府一再采取的行动方针,它构成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前所未有的攻击。塞族共和国当局持续采取破坏宪政秩序和国家机构的行动,通过分裂性的煽动言论增加族裔间紧张,限制集会与表达自由,为我国各地政治和族裔紧张的增多推波助澜。

塞族共和国的执政联盟已开始采取措施,为塞族共和国未来可能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分离出去创造前提条件,这些措施被列入4月24日塞族共和国执政党派签署的一项联合声明,该声明概述了一系列可创造这些前提条件的步骤。正如高级代表提到的那样,最近的一个步骤是塞族共和国选举法提案的通过,根据这部法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选举领域的国家主管权被分派给该实体。但是更重要的是,塞族共和国政府当前的攻击把《代顿和平协定》规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两个民事机构、即高级代表办事处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作为目标,而正如《代顿协定》规定的那样,这两个机构均具备防止分离主义的任务授权和手段。在我们的《宪法》变成一个充分发挥职能的现代欧洲国家的宪法之前,这些机构将始终是《和平协定》的担保方。

我谨在此指出如下要点:根据附件10的案文,显然任命不由安全理事会做出,但是它必须符合相关

决议。和平执行理事会指导委员会的做法显然表明,高级代表是经由和平执行理事会指导委员会指定担任该职的,这种做法符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首先是1995年12月15日的第1031(1995)号决议。至于说宪法法院,塞族共和国试图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的管辖权仅限于我国的一个部分,这种企图改变国家宪政秩序的做法是违法的,至少是不负责任的。呼吁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代表塞族人的法官提出其辞呈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做法,它企图复制1992年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判定犯有灭绝种族罪的战争罪犯拉多万·卡拉季奇使用过的违宪手法。

不幸的是,多年来,塞族共和国当局否认联合国法院做出的波什尼亚克族人遭到种族灭绝的判决,并且违背一切文明价值观,公开美化被定罪的战争罪犯,现在又开始使用战争罪犯所用的手段,破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体和宪政秩序。这些严重违反《代顿和平协定》的行为事实上威胁了国家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损害文明国家可行和可持续的未来。

我将不再评论发起今天会议的信件,因为5月15日将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深入讨论,届时,各位成员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主席戴尼斯·贝契罗维奇先生与会的情况下,听取高级代表的报告。

由此我谈谈我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意见,也是本次空前滥用安理会的真正原因:关于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国际反思和纪念日的决议草案。今天会议的唯一目的是向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施加压力,以撤回案文,正如昨天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封信中所请求的那样。但是,它没有提及,塞尔维亚在两轮磋商中没有提交一个字的实质性意见,也没有提出任何修订。我在同塞尔维亚代表的一次讨论中被告知,他们只有在删除“灭绝种族罪”这个词之后才能就案文进行接触。缅怀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受害者的文化不是、也绝不能是一种否认事实的文化,而是一种铭记的文化,以确保灭绝种族罪永远不被任何人重演。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同日加入联合国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一道，自其独立以来就一直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我们有义务遵守和执行联合国常设法院和特设法庭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在《代顿和平协定》的第九条中，各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以及后来的塞尔维亚和黑山——承诺尊重对战争罪和其它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调查与起诉，并就此开展合作。

请允许我说得非常明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无论是否达成共识——或者任何人，无论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部长还是大使，都不能参与断然否认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制造灭绝种族罪的讨论，他们也无权质疑或者凌驾于联合国司法机构的最终公告之上。此举将需要先修订《代顿和平协定》和《宪法》，并最终修订禁止公开核准和否认灭绝种族罪或者为其开脱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刑法。

因此，任何违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刑法的行为在我国都是刑事犯罪。举例而言，就在昨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法院确认了国家检察官根据这些理由对一名个人提出的指控，此人于2023年7月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一次葬礼和祭祷活动中，公开从事了构成仇恨言论和否认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有关灭绝种族罪判决的活动。塞尔维亚建议我们应该就斯雷布雷尼察问题达成一项区域性协议，这也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因为在2010年塞尔维亚议会通过的宣言中，

“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民议会强烈谴责在国际法院裁决中确定的1995年7月在斯雷布雷尼察对波什尼亚克族人犯下的罪行。”

在斯雷布雷尼察制造的灭绝种族罪不是一个意见看法的问题，而是得到国际法院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裁决证实的历史与司法事实。联合国最高司法机构的最终裁决证实，在位于斯雷布雷尼察的联合国安全区，对波什尼亚克族人实施了灭绝种族罪。这些是不能从人类历史上抹去、不能在国内、地区或者全球进行辩解的司法判决。这些判决是设立国际

日、使该决议草案完全专注于斯雷布雷尼察和1995年所发生事件的独特而具体的理由。继续发表轻视和低估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罪的言论促成了把我国和我国人民作为目标的极具破坏性的势力。它煽动族裔间的紧张，破坏我国和本地区为和解做出的一切真诚努力。正因如此，巴尔干仍是一个动荡的地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未能摆脱上个世纪90年代冲突的后果。

我谨再次谴责这样一种说法，即：该决议草案不仅是一个应该有待于在我国和本地区进行讨论和谈判的争议性问题，而且是一个威胁我国和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与反对该决议草案所鼓吹的说法恰恰相反，请允许我强调它的根本目标，即：建设可持续的和平，以及鼓励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西巴尔干地区的伸张正义、查明真相以及建立信任的进程。我在此深切赞同我们的邻国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意见，认为我们需要就该问题进行讨论。是的，我们对讨论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我们只需要讨论如何执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国际法院的判决，如何与过去和解，以及如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国际法院的遗产和判例的机构保护同时也保护了文明的价值观和我们联合国立足的基本原则，并且起到警示的作用，即：将不会允许这种严重罪行不受惩罚。

和解进程必须包括社会的整体恢复和正视过去，其做法是不仅承认种族灭绝和各种罪行，承认受害者和对罪犯进行惩罚，而且还侧重于一种将促进和平与公正的结果。因此，我们欢迎塞尔维亚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建设性做法。然而，三十年来，我们一直面临否认在武装冲突期间犯下了种族灭绝行径、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情况，个人和公共当局公开质疑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所作判决的合法性，个人和公共当局尊崇或美化被定罪的战争罪犯。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塞尔维亚的众多知名政治家和公众人物非但不承认这是欧洲当代历史上最卑鄙的篇章之一，也不努力实现和解，反而正在

煽动民族主义的火焰，肆意播下仇恨的种子。许多人不理解纽伦堡的历史教训，完全不理解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及其工作的意义。

我特别要强调，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事件的决议草案不是对塞尔维亚人民的威胁，而是对某些被点名者的威胁，特别是就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八项判决而言，这些判决对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察犯下的种族灭绝罪作出了有罪判决。没有种族灭绝的国家。只有对种族灭绝负有责任的罪犯。

否认是种族灭绝的最后阶段，它贯穿于种族灭绝的始终，并在种族灭绝之后继续存在。这是对死者的一种亵渎，违反了最基本的人类准则之一。它使我们变得残暴，并助长暴行重演。难道这是我们希望留给后代的社会吗？在这样的社会中，否认种族灭绝只会导致其重演。

我要对本会议厅中在座的每一个人说，否认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围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以及美化被依法定罪的战争罪犯，种族灭绝幸存证人的尊严由此每天都受到攻击。这使幸存者和受害者失去人的尊严，使他们得不到承认和正义。这阻碍消除战争罪不受惩处现象的努力，并最终阻碍和解的可能性。纪念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事件受害者的文化不是、也绝不能是一种否认文化，而是一种记忆文化，以便种族灭绝永远不再重演。

不断淡化和轻描淡写斯雷布雷尼察的种族灭绝事件会助长针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的极具破坏性的势力。这有损旨在实现我国和本地区和解的所有真正努力。这正是为什么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巴尔干仍然是一个动荡地区，也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未能克服1990年代冲突后果的原因。这正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解与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事实上，否认种族灭绝的做法在各国人民之间播下不和与不信任的种子，从而增加了社会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如果这种行为继续有增无减，否认种族灭绝的做法将继续为今后的种族灭绝行径创造肥沃的土壤。保护真相免受否认者的破坏，为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事

件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是防止种族灭绝再次发生的最佳选择。

联合国已经承认它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犯了错误。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了国际社会的罪恶，他说，斯雷布雷尼察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犯下的错误再也无法纠正，但我们有义务共同制止发生新的错误。如果联合国在1995年犯了错，我们就不应该在2024年再次犯错。绝不再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尔维亚代表发言。

丘里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塞尔维亚共和国在安理会发言。

我今天在安理会发言，是因为我国随时准备好保护《代顿和平协定》，随时准备好保护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随时准备好保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血腥内战10多万受害者的记忆和尊严。所有这些受害者，不论其国籍、种族或宗教如何，都应得到平等的正义，应得到平等的待遇，应在国际社会面前得到平等的纪念和尊重。

我国一贯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以及塞族共和国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的完整和权限。

与此同时，我想为子孙后代大声疾呼，他们理应过得更好，而不是被迫站在前几代人的失败为他们挖出来的意识形态鸿沟或真正的战壕里，他们也理应过得更好，而不是生活在一个仇恨和不容忍令人作呕地不断延续并强行灌输给他们的制度中。鉴于这个会议厅再次充满了痛苦，我感到不得不代表我所代表的国家，平等和明确地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的所有受害者鞠躬，无论他们的族裔、种族或宗教如何。

现在，在这样做之后，我要请所有提出这项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不合时宜、不协调一致的决议草案（A/78/L.67）的人再次深刻反思他们的这一分裂性倡议。正如我们从梅塞利卡·茨维亚诺维奇阁下那里听到的那样，该决议草案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内部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提出的,明显和公然违反了其宪法秩序,带来的非但不是和解,反而导致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其发起者撤回拟议的案文,重新起草。

在评估以这种方式揭开尚未愈合的伤口可能造成的威胁程度时,让我们回顾,35年前,前南斯拉夫血腥解体的主要导火索之一是,就在第一批受害者倒下前几个月,所有三方不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开始挖掘50年前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的尸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在29年前结束,但由于该决议草案,并且由于缺乏透明和包容性的起草进程以及平衡和相互接受的内容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引发了种族紧张,其程度之深正在该国和遭受如此深重苦难的各族人民中造成严重破坏。除所有这一切外,它在在一个应该团结一致和得到普遍支持的问题上制造了国际社会内部的分裂。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如此消极的反应呢?请允许我非常清楚和非常具体地说明。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决议草案是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常驻代表起草、提出和作为提案国的,没有依法征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三方主席团必要的同意。相反,这几乎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实体或其当选代表协商,也没有试图承认导致前南斯拉夫垮台的战争的其他10万多名受害者。

该决议草案与2003年大会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问题的决议(大会第58/234号决议)不同,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地区磋商的情况下起草的,无视国家间基本尊重的要求和既定的良好做法。此外,《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安理会正在讨论的事项不应由大会决定,这使得拟议的决议直接侵犯了安理会的权限。该决议草案范围狭窄,没有为那场战争的绝大多数受害者伸张正义。

也请允许我非常明确地指出,塞尔维亚共和国一贯和继续谴责这场悲惨冲突中的所有罪行,特别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场大屠杀令人发指,其规模和残忍程度都是罕见的。2010年,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民

议会通过了一项谴责斯雷布雷尼察罪行的宣言。塞尔维亚共和国高级官员,包括后来的两任总统,多次在波托卡里纪念中心向受害者表示敬意,并参加了在纽约联合国举行的纪念活动。

塞尔维亚共和国明确强烈谴责否认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犯下的各种罪行。然而,我要在此向提出这项决议草案的人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该决议草案未能注意到众多遭受各种可怕罪行之害的人,而这些都是足以让全人类感到羞愧的罪行。你要对在座的Duška和Svetlana Stanić姐妹说些什么?她们来自Duvno,曾因生来就是塞族人而在Raščani集中营遭受酷刑和虐待,当时她们只有6岁和8岁。或是对在座的Rajko Draganić说些什么?当年,当Draganić带着女儿回到Konjic市的家中,却发现妻子和父母遭到了屠杀。你打算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公民——比如来自Živašnic的Dušan Magazin——说些什么?他今天就在这里,他的父母在他还年幼时就被割断了喉咙。难道这些受害者不值得纪念?

对于许多受害者的家属来说,他们的声音仍然很难得到倾听和认可。在漫长的29年中,他们一直在乞求得到真相和正义,我们曾希望给这些人一个机会,在今天题为"为所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受害者争取同等正义——实现和解的唯一道路"的活动上提供证词。他们最能理解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无论受害者为波族、克族还是塞族同胞。我重申,我们必须铭记,让所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受害者得到同等的正义是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和解的唯一途径。

与一些共同提案国告诉我们的一切相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外长埃尔梅丁·科纳科维奇先生泄露了提出这一有争议的危险决议草案的真正原因。几天前,他公开声称,"这样的塞尔维亚只配受到鄙视,不配对它伸出合作之手"。他接着无礼地宣称,波黑族裔民族主义政权打算重启针对我国的司法诉讼程序,和解或睦邻关系不在其议程之上。

我们在今天会聚一堂讨论这些难题时，必须承认我们过去所面临的挑战，但选择一条建设性的前进道路。促使我们区域团结在一起不应该是昔日的恩怨，而应该是我们实现繁荣的共同目标。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培养人才，共同占领新市场。只要看看离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个实体、特别是离开联邦的人数惊人地多就知道了。此种外流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们不停地揭开旧伤疤，谁会留下来？你真的认为这么多战争受害者，如果能说话，会同意被人轻易利用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我个人认为，他们不希望我们区域被在缅怀过去的幌子下不断制造的族裔间仇恨所束缚。他们是愿意看到自己的家园陷入痛苦之中，还是希望我们建设和平的未来，以这种方式来缅怀他们？

这让我想起我昨天与一位外国政要——一位常驻联合国代表——进行的一次令人心酸的谈话。他对我们拘泥于过去的冲突表示惊讶，并恰当地指出，如果我们不断地揭开旧伤疤，那它们就不可能愈合。他建议我们放下过去，专注于现在和未来。因此，我敦促安理会不仅要考虑到我们的过去，更要考虑到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避免重蹈前几代人的覆辙。我们不应播下不和的种子，它们可能在后代身上发芽。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是从利用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开始的。这绝不能成为我们的遗产。现在，应该把只会造成分裂的决议草案搁置一边。与其挖掘旧的坟墓和壕沟，不如让我们起草一项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乃至本区域赢得共识的新的会议决议。这项决议将引领我们走向未来、和解、协作和友谊、发展及繁荣，因为我们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发展潜力。

最后，我们应立即撤回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决议草案这一有争议的提案，并致力于走一条相互尊重和平等对待所有受害者的道路。绝不能再将受害者分成三六九等，也绝不能再通过政治言论进行报复。为了我们的人民和子孙后代，我们有义务开辟一条和解与共同进步之路。用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的话说，

“在持续的暴力过后，治愈社会创伤和分裂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简单的药方。在原本相互为敌

的人之间建立信任、达成谅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挑战。”

因此，让我们共同努力，克服这一挑战。让我们为每一个人伸张正义，让我们给予治愈创伤所需的时间，让我们就如何消除隔阂达成共识，确保我们区域痛苦的过去永远不会、也永远不可能重演。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严重超时。我请克罗地亚代表发言。

丘里奇·赫尔瓦蒂尼奇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近取得巨大成就，即在3月份开启了加入欧洲联盟（欧盟）的入盟谈判。克罗地亚全心全意地从政治和外交上并通过提供技术援助支持这一决定，并将继续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沿着其欧洲道路走下去。加入欧盟进程取得进展清楚地表明，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并充分合作，该国就可以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尤其要赞扬由主席博里亚娜·克里斯托领导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长会议做出努力，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进展证明，如果对话占上风，合作取代分裂，妥协不被视为失败，而被视为共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现有的宪法和政治框架就足以将该国推向前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政治领导人已表明，一旦进行真诚的政治对话与合作，特别是三个组成民族的政治代表进行真诚的政治对话与合作，他们就能将国家推向前进。我们应支持和鼓励这种进展。国际社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民族及其合法政治领导人有责任为该国的未来和福祉承担起责任。

我们谨鼓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人把精力都放在融入欧洲和进一步进行相关改革上。这包括选举改革。这一改革应在各组成民族——即克族、波族和塞族——之间建立真正的平等，并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政治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这一点对于实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民的愿望、推动该国在

加入欧盟道路上前进以及确保所有人享有更美好未来至关重要。

主席 (以英语发言)：茨维亚诺维奇女士再次要求发言。我们已经超时,我只能给她两分钟时间。我现在请她发言。

茨维亚诺维奇女士 (以英语发言)：我的理解是,施密特先生和我本人都是以私人或个人身份出席会议的,这并不奇怪,因为许多人不承认施密特先生是高级代表,理由是他实际上并未履行《代顿协定》附件四的规定。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我在这里只代表我自己,而不是整个主席团。再过14或15天,安理会将举行例会,辩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届时我的同事也将到现场参加会议,我刚才所说的情况也将适用于他,因为他也将只代表他本人,而不是整个主席团发表看法,因为若要表明主席团的立场,我们需事先进行协商,并在看法等方面进行某种协调。所以只是就此澄清,而没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

我还要感谢拉古姆季亚大使读我的信。很高兴知道他读我的信,尽管他并不把这些信转给其收件人,这与他对我的同事、比如贝契罗维奇先生的做法不同,因为他定期转发他的信,所以他的信件确实被成员的代表团读到。

拉古姆季亚大使提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武装部队也令人高兴,因为它是国防的一部分。关于国防,我必须强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负责国防。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决策的一个问题。非常奇怪的是,虽然知道我们需要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决策,但是却没有任何人对我在这里提及的一切做出反应。我援引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防部长祖坎·海莱兹所说的话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内政部长Ramo Isak所说的话,当时他公开以暴力和战争相威胁。他们谈到通过动用坦克的战争来打击塞族共和国。他们提到自己的想法,即:他们将在我们的学校设立特别的营地,他们将引入一支后备军,开展武器培训等诸如此类的活

动。没有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的事先协商并得到其事先核准,所有这些事情均不能发生。这是我必须强调的事情。我很遗憾地注意到,施密特先生没有就此进行评论。

我还深感悲哀地听到,在座各位——都是政府的代表——只提到塞族共和国和米洛拉德·多迪克。例如,我仔细倾听了——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请茨维亚诺维奇女士结束发言,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两分钟了。

茨维亚诺维奇女士 (以英语发言)：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圣战分子时,称我国为一颗定时炸弹,我想,这理应比塞族共和国官员或代表在这里所说的话得到更多关注,这不是民众想听到的东西。但是,我们谈论的是现实,我们谈论的是不得触犯《宪法》,因为我们有义务不触犯《宪法》。

我想提及很多其它事情,但是我明白时间的短暂,我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但是,我还需要最后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信,施密特先生——

主席 (以英语发言)：抱歉,我不得不让其他人发言,因为我们已经超时太多。会议的结束时间是6点,我们已经超时半个多小时。

美国代表请求再次发言。

伍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以英语发言)：我抱歉发言。我需要在此更正记录。茨维亚诺维奇女士提到,施密特先生是以个人身份在此与会的。恰恰相反,正如秘书处在发言名单上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以高级代表的职业身份在此与会的。

主席 (以英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在宣布休会之前,由于这是安理会4月份安排的最后一次会议,我谨真诚感谢马耳他代表团、安理会各成员以及安理会秘书处给予我们的一切支持。这确实是繁忙的一个月,是我们就我们职权范围内的多个重要问题团结起来达成共识的一个月。单靠我们自己,

没有各代表团和秘书处代表、包括技术支持团队、会议事务干事、口译员、逐字记录员以及安全人员的辛勤工作、支持以及积极贡献,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随着我们主席任期的结束,我祝愿莫桑比克代表团5月份一切顺利,我知道这也是安理会的心声。

下午6时35分散会。